

红楼梦学刊

二〇〇三年第三辑

总第九十八辑

红楼梦学刊杂志社

HONG LOU MENG XUE KAN

红楼梦学刊

二〇〇三年第三辑

(总第九十八辑)

社 长 冯其庸

副社长 张庆善

红楼梦学刊杂志社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冯其庸	李希凡	张庆善	
副主编	孙玉明			
编 委	卜 键*	马国权	王朝闻	邓庆佑*
	邓绍基	冯其庸*	刘梦溪	刘世德
	刘敬圻	孙 逊	孙玉明*	朱淡文
	吕启祥*	李希凡*	李广柏	启 功
	杜景华*	吴新雷	杨光汉	杨宪益
	张 俊	张书才	张庆善*	张锦池
	严云受	沈天佑	陈熙中	陈毓罍
	周汝昌	周绍良	周 雷	周中明
	周思源	林冠夫*	胡文彬	郝延霖
	段启明	郭预衡	顾平旦	袁世硕
	黄 克	梅新林	唐富龄	曾扬华
	蓝 翎	蔡义江	廖仲安	魏同贤

(编委依姓氏笔划为序,姓名后加*号者为常务编委)

本刊法律顾问 关世恒 辛光普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 3 2003

Main Contents

Sidelights on the Studies of *the Novel* by

Mr. Zhou Zhaoliang Li Jingguo

Literary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Novel* Du Jinghua

Realist Time and Space and Magic Time and Space—the

Second Part of the Studies of the Art Principle of *the Novel*

..... Mei Xinlin Cui Xiaojing

The Novel Tradition of Human Feelings Was Sublated and

Surmounted Chen Wenxin Yu Laiming

The Dialogue; the Exist Ways of *the Novel* Shen Jiang

The Chief Evil of All is Licentious the Full Kindness is

Filial Piety – on the Thinking and Cultural Intension and

Writing Logic Liang Guizhi

The novel—the Eternal Knowledgeable Object—A Preface of

Six People Talk about the Novel Feng Qiyong

How Was *the Novel* Completed Cai Yijiang

Wu Mi and *the Note of Stone* Song Guangbo

目 录

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	李经国(1)
晚明文学思潮与《红楼梦》	杜景华(7)
现实时空与魔幻时空	
——《红楼梦》艺术原理研究之二	梅新林 崔小敬(38)
《红楼梦》对人情小说传统的	
扬弃与超越	陈文新 余来明(57)
明末清初世情小说对《红楼梦》的影响	雷 勇(66)
对话:《红楼梦》的存在方式	申 江(79)
乱弹红楼女儿观	彭 参 刘钧瀚(102)
“末世凡鸟”的文学镜像与文化意蕴	
——兼谈“一从二令三人木”	赖振寅(116)
论薛宝钗的“俗”	张文珍(131)
《红楼梦》姑娘丫鬟年龄之谜试解	杨俊才(141)
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	
——论“贾宝玉挨打”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写作逻辑 ...	梁归智(157)
《红楼梦》中的“骂”	陈家生(164)
红楼镜花终虚幻, 难忘世间女儿情	

——《红楼梦》、《镜花缘》比照解读 …………… 管仁福 李 卿(171)

《红楼梦》——永恒的认识对象

——《红楼梦六人谈》序 …………… 冯其庸(180)

《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 …………… 蔡义江(184)

《红楼梦》系隐秘曹家历史小说考

——元春判词考释(上) …………… 王玉林(220)

蝶梦仙史的《红楼梦》批语考辨 …………… 曹立波(230)

吴宓与《石头记》 …………… 宋广波(240)

从《红楼梦》文本叙事反观程本

与脂本回目的异同 …………… 郑铁生(266)

关于棠村引出的话题 …………… 崔川荣(286)

南京大行宫前身考

——兼谈复建南京曹雪芹故居之我见 …………… 严 中(308)

“红楼梦续书”理论及裕瑞的批评 …………… 高玉海(321)

研究生论坛

读《红》杂记 …………… 王婷婷(333)

大学生园地

论《红楼梦》第七十七回中一段文字与书中

其他部分的抵触 许 可(341)

红注集锦

龙钟老僧话龙钟 乐于时(154)

钱槐来历辨析 张秉旺(263)

红学书窗

《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 行 余(285)

《红楼探源》 余 力(114)

《金瓶梅与红楼梦》 洪 宇(340)

邮购信息 (65)

欢迎订阅《红楼梦学刊》 (239)

敬告作者 (332)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4 年招收博士、硕士生 (218)

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

李 经 国

周绍良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佛学家、敦煌学家、历史学家、收藏家，而且也是一位红学家。先生从事文史专业工作就是从《红楼梦》开始的。

先生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长期以来却没有从事文史方面的工作。1936年年初，先生问学于陈垣先生。听启功先生说过，当时是由周叔迦带去，并正式向陈垣先生行过拜师礼的。一直到37年先生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作旁听生，随后在家做文学研究。1940年至1954年期间先生分别在云南下关滇缅公路局、昆明川滇驿运管理处、昆明川滇铁路公司、贵阳筑华行、重庆久安保险公司、上海大中银行、天津新安电机厂、新业制酸厂天津办事处等单位工作，在此期间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致力于小说的收集和研究，其中尤以对《红楼梦》各种版本的收集和研究著名。

1954年11月先生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五编辑室（当时对外称“古籍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据舒芜先生回忆：“解放初期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机构，是第一个国家文学出版社、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国家文学出版社。楼适夷、聂绀弩、顾学颉、陈迥冬、王利器、张友鸾等当时都在社里，人才济济，很多人以前就是报人、教授、编辑、学者。”来出版社前，绍良先生在新业制酸厂天津办事处，担任私方代理人（经理）、代理主任。正是因为对《红楼梦》有着深入的研究，没有专职从事过文史研究工作

的先生被点名从新业制酸厂直接调到这家著名的出版社,从此绍良先生正式走上了文史学的专业研究道路。

1957年先生参加了标点、整理、校订程乙本《红楼梦》的工作,该书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的《红楼梦》校点本。

1958年4月先生与朱南铣合编的《红楼梦书录》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书录》汇集了从《红楼梦》问世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为止的有关作品约九百种,分为“版本、译本”、“续书(附仿作)”、“评论(附报刊)”、“图画、谱录”、“诗词”、“戏曲、电影”、“小说、连环画”七个部分,加有提要 and 摘录。书中收录有不少先生自己收藏的稀有版本,成为许多红学研究者的必备之书。

1963年12月先生编著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一书辑录了从乾隆时期到“五四”(不包括“五四”时期在内)为止大约一百六十年间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评论和考据方面的主要资料。包括:关于曹雪芹和高鹗的材料;《红楼梦》的各种版本的序跋,续书、戏曲和仿作的序跋,其它几篇小说的(论及《红楼梦》的)序跋;专门评论或考据《红楼梦》的作品;杂记(有笔记题识、诗注曲话、日记尺牍、公文善书等);诗词;文论等六个部分。

1964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四川饭店举行座谈会,探讨曹雪芹卒年问题,意见并未取得一致。先生撰写了《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再谈曹雪芹的卒年》的文章,并将《懋斋诗钞的剪粘和它的编年》和《关于挽曹雪芹诗的新笺》两篇文章寄给茅盾,引起了茅盾先生的非常重视。27日茅盾复信,建议将这两篇文章及自己写给绍良先生的这封信一同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党组书记严文井,请严文井就两文是否公开发表一事提交作协党组讨论决定。茅盾回信如下:

大札及附稿两篇均已拜读。《懋斋诗钞的剪粘和它的编年》一文,多有新发见。《关于挽曹雪芹诗新笺》一文比吴笺更深一层。我认为应当发表此二文以便引起讨论,俾有利于问题之解决。然而我还不知道去年为什么要中断讨论,拒绝发表一些文章;也不知道现在是否又到了公开讨论的时机。去年夏秋我不在北京,后又忙于别事,你们的讨论文字,两周前方从旧报上读到。我倒觉得充分展开讨论比“冷一冷”更有利于团结。四川饭店之座谈会使我感到“冷却一个时期”并未平息感情用事之处,而且使有些人认为这是不让他们的意见得到公开发表。不过,有些微妙关系,我或未尽知,故而尊文公开发表与否,或照曾文例内部印发,应请作协党组决定。现在我把尊文两篇送还,请连同这封写给您的信即交严文井同志,请他把这件事提交作协党组讨论决定。

《挽曹诗新笺》稿第六页后半,谓曹当时也并没有埋葬在故垆,只暂时停在某处,连敦诚也不清楚,所以他叹息自己虽以故人的身份想去吊一吊,都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至于将来如何更未可知,又到“何处招魂赋楚蘅”呢?此说甚新鲜,但是否把“何处招魂”一句解释得死板了一点?您前面说“招魂”借宋玉《招魂》篇名以起下面“赋楚蘅”,原自说得灵活,何以下面又扣死了呢?且宋玉招魂本不是不知道死者坟墓何在,而是不知魂飘荡何方,所以对魂说东、西、南、北、上天、幽都,一概不利于您,还是回故居来罢。那么,因“何处招魂”而解为不知葬在何处,是有点牵强的。不知尊见以为如何?

《懋斋诗钞的剪粘和编年》一文草稿有抄错字,此不一一指出,您自己校一遍再送出去。

1969年9月25日先生与文化部的三千多人一起在天安门宣誓后,从永定门火车站上车,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干校的艰苦

生活也没有阻止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在此期间,先生陆续又撰写《红楼梦系年》、《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与高鹗续书》、《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1978年8月刊登在《红楼梦学刊》创刊号)等文章。不久前,舒芜先生回忆:在咸宁干校期间,先生经常与其讨论红学问题。

1979年8月由王朝闻和冯其庸先生担任主编的《红楼梦学刊》^①创刊,先生受聘为该刊的编委。11月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刘世德、陈毓罍等一同创办的《红楼梦研究集刊》^②出版创刊号,先生又被聘为集刊的编委。

此后先生还陆续撰写了《红楼梦里的肴馔》^③、《〈红楼梦〉枝谭》^④、《关于曹雪芹传说的考证》^⑤、《红楼佳话》跋、《续红楼梦》跋、《石头记微言》跋、《红楼梦说梦》跋等(以上四跋皆未发表过)。

1983年6月先生曾经出版过《红楼梦研究论文集》^⑥。在帮助先生整理文集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不少先生的有关红学的研究的文章未及收入《论文集》。经再三做工作,先生才同意将这些找到的文章补充进去后重新出版红学论文集。目前此书稿已交付出版社,即将出版。

先生的藏书上还用过“蠡斋”的印章(“蠡”同“匣”音)。而有些文章中写成“蠹”字,是不准确的。

我曾经就庚辰本在入藏北大前在先生家放过一段时间的说法,与先生核实过。原来是某君想将此抄本卖弢翁(周绍良先生的寄父),就将此书送到弢翁家,因要价较高(一根条子),后来弢翁就退给了书商。近日又从周景良先生(弢翁幼子)那里了解到“40年代,确曾亲眼见过有人给弢翁送来一个《红楼梦》抄本,当时弢翁住在天津桂林路。后来经与(周)珏良核实就是后来归北大的庚辰本。此书在弢翁处放了没有几天——肯定不是外界传说的一年时间,因弢翁对此类书不感兴趣,很快就退回去了。”也许是

先生寄名为周叔弢四子,因此外界就误传为北大庚辰本曾在绍良先生家留过一段时间。其实弢翁对所藏书籍格外爱护,即使是子女也很难接触到。

2001年2月,一次陪启功先生外出,听到先生与人谈到北师大发现了一部抄本《红楼梦》的事。是年年底,《人民政协报》记者王小宁女士告诉我,这部《红楼梦》上面有周绍良先生的字迹。因为当时我正在为周绍良先生编年谱,知道先生对《红楼梦》有着深入的研究,听到此消息后我很兴奋,以为可以给年谱增加新的资料。于是,就怀着这种心情去周先生家。不意先生听我说了之后,却认为此事不值一提。我在惊异之后,即叩以何以校勘如此重要版本《红楼梦》一事,却不写入年谱?于是,先生便给我讲了这部抄本《红楼梦》的一些情况。

当时北京有一位陶洙先生,是位藏书家,同时也在旧书店有投资。他有意以庚辰本作底本,再校以己卯本,再从《甲戌本》副本中过录脂评(此前,陶洙曾向周汝昌先生借《甲戌本》抄录过副本),做一个《红楼梦》的新校抄本。绍良先生与陶氏很熟悉,约在52、53年前后,先生在津工作期间,来京时曾见过陶洙的这个抄本。当时这个抄本还未抄完。

在先生调到北京前不久的1953年9月,周汝昌先生的新作《红楼梦新证》在上海一个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反响很大,洛阳纸贵,抢购一空。陶洙看到《红楼梦新证》轰动一时,便想把他正在抄校的本子整理成一部新的最好的脂评《红楼梦》,并设想此本出版后,必然引起比周书还大的反响。绍良先生与陶洙先生很熟悉,知道他的这一想法后,便从陶处借这个本子来看。当时陶先生的抄校工作尚未做完。同时,由于陶先生对《红楼梦》并不特别熟悉,所以在抄写时出现了一些脱漏和错误。于是,周先生便又据庚辰本对陶本作了一些校补,因此在这个本子上留有一些周先生的笔迹,之后,就把这个抄本还给了陶先生。此后,陶先生大约自己

又加以补充(或请别人加以补充),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八十回抄本。至于陶本如何被北师大收藏,详情不得而知。可能是陶先生身后,家里将这个本子卖给了中国书店,中国书店又转售给了北师大。

听了周绍良先生这番话后,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把先生校补陶抄本《红楼梦》一事收入年谱了。时过境迁,也就逐步将此事忘记。北师大藏本《红楼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后,颇引起学术界注意,一时瑶章叠现,妙想纷披,见仁见智,蔚为大观。我不是个文史工作者,更谈不上对《红楼梦》有所研究,没有资格参加这类学术讨论,但我觉得把与该本中周绍良先生字迹有关的情况公诸于世,或许有助于对该本的认识,所以才写了这篇小文。

注 释:

- ① 由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改由红楼梦学刊杂志社出版。
- ②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③ 1980年6月刊登在《中国烹饪》第二期。
- ④ 由《〈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被删去的檀云的故事》、《彩霞 彩云》、《〈红楼梦〉中引古人诗句》、《灯谜》五部分组成。1980年9月发表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
- ⑤ 1986年12月发表于《燕都》杂志第6期。
- ⑥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晚明文学思潮与《红楼梦》

杜 景 华

原本计划将《红楼梦》与明清学术思潮联系起来做一些探讨，恰李希凡先生在《〈红楼梦的艺术创新〉序》中要我“多看一些晚明思潮史的书”，于是先撰此文以答之。

最近收到杜景华同志的赠书《红学风云》（应为《红学风雨》），其中有一节专题评论了1954年《〈红楼梦〉的历史背景讨论》，……他的结论是“其实应是上承晚明”——即李贽一派的思想。如果景华同志多看一些晚明思潮史的书，当可发现，所谓“晚明浪漫思潮”，就被确认为是“启蒙的人文思潮”，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李贽和曹雪芹，都有禅学和老庄的影响，但只用禅和道，既解释不了《童心说》的思想实质，也解释不通曹雪芹人道主义的丰富内涵，否则，这岂不是另一种“自古已有”了么？

晚明文学思潮，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大题目。不光晚明文人较多，他们思想变化也较复杂，层次也不一样。为节省篇幅，我们只能选择几位特点比较突出影响又比较大的人拿出来，集中几个问题来谈，抑或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红楼梦》及其创作思想的阶梯。

一 他们都处于困境当中,是被抛弃了的群体

晚明时期,虽短短数十年,但却是一个十分丰富多采的时代,也是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时代。虽如嵇文甫所说为“心宗盛行时代”(《晚明思想史论》),但也诞生过许多辉煌的文学作品,如徐渭的《四声猿》,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以及大批的吟咏人的自性之诗歌及脍炙人口的晚明小品。今尚难能确切知其作者而令世人瞩目之《金瓶梅》也诞生于这个时代。还有这时期出现了小说、戏曲评点,并有冯梦龙整理了大量的白话小说。这或许又是一个文学更大发展的前奏,即如魏晋南北朝文学是盛唐诗歌高峰之前奏一样,晚明文学也是清代文人案头小说高峰的前奏。更确切地说,它酝酿了伟大的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及《聊斋志异》等。

然而一部文学史,几乎又可被看作作家或文人受打击受迫害的历史。刘鹗《老残游记序》云:“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於西厢,曹雪芹寄哭泣於红楼。”晚明文学家尤不例外,他们面临着比以往更为艰难的处境。如果说在明代前、中期皇帝还和当时的士人保持一定的亲和关系的话,那么到了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特别是经过“大礼议”(是否坚持继统兼继嗣)事件后,文官集团以失败告终,更使他们陷于失势而备受打击的境地。皇帝更加独裁,信任内臣,以致造成宦官专权,士人集团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了。文官们往往明哲保身,或者献媚取宠,稍敢言者动辄遭到拷掠。这种情况到后来不仅没有好转,到万历年间,神宗皇帝因嫌恶张居正专权,又向文官们发泄怒气。加上再因想改立三皇子遭到文官集团反对而未能实现,更和文官们处于长期对立的状态中。尔后光宗、熹宗时期,又有莫名其妙的所谓“廷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等,都将以

士人为核心的文官集团置于敌对境况中。

从个人情况讲,则每人都有不同的遭遇,但总的一条规律,是他们不断从渴望得到或已获得的能够报效国家并能实现自己愿望的行列中被排挤出去。晚明文学家当中,大多为仕途不顺利或不很顺利者。像名气很大广为人知的李贽和汤显祖,虽然做到了一般官员,却不断受到排挤,从遭到贬谪到最后无官隐居。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笃吾,福建泉州晋江人。到他二十六岁(嘉靖三十一年)时才中福建乡试举人。后来因为“困乏,不再上公车。”曾历官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活,让他感到身心疲惫,晚年居住到湖北黄安友人耿定理家,后移居麻城龙湖。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2年),李贽由友人马经纶陪同,离开麻城到北通州马家居住。不久明政府下令捕他入狱,罪名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万历三十年二月,李贽在狱中用剃刀自刎。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二十一岁中举,嗣后则接连四次进士会考均不能中第,直到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由于拒绝当政权要的延揽,让他离开京城到南京任太常博士,后迁礼部主事。他不靠近权要,却总和激进文官一起批评时政,尤其他曾上《论辅臣科臣书》,直接批评皇帝说:“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嚚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乞立斥文举、汝宁,诫谕辅臣,省愆悔过。”惹恼了万历皇帝,将他贬谪到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做典史,那是个被视为百有一死的瘴疠之地,和流放也差不多。焦竑(1541—1620)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人。他从小便有盛名,在没有考中进士之前,便已成为一名很有声誉的学者。从中举到进士及第经历了二十余年,至万历十七年始以殿试第一人官翰林修撰。万历二十二年他参加了修国史的工作。由于他有学问,朝廷让他教皇长子读书。他想了许

多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却遭到诋毁。究其原因,只是“同官郭正域辈恶其不相闻,目为贾誉”,将他罢免了。万历二十五年,让他主持顺天乡试,结果以“举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险诞语”,被贬谪到福宁州任同知。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春,焦竑赴福建宁州任。次年全国官员大计,焦竑又被考以“浮躁”评语,遭“镌秩”。他不堪此苛求,弃官归家,过起隐居讲学的生活,此后他一直隐居二十六年。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北公安县人。他十六岁为诸生,十多年后到万历二十年才考中进士。中第后的十九年中,倒有十一年弃官不做。虽然三度出仕,实际上做官也只有八年。他对时势很有些不满,“弥天都是网,何处有闲身”(《偶成》),只有脱离官场他才能找到自己。死时,他才四十三岁。徐渭(1521—1593),字文长(初字文清),别号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这也是个非常有才的人,《明史》说他“十余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但他却终身是个秀才,连举人也没有考中。当时任浙江督抚的胡宗宪召他做幕府,一天胡宗宪猎获两支白鹿,要献给皇帝,让徐渭替他写一份表奏。嘉靖皇帝看到这篇表文果然非常高兴,对胡宗宪更加看重。当时朝廷有一个风气,即在饮酒作乐中为增加兴趣,总要找些有才能的人写写诗文,称为“青词”。一次朝廷作乐中急需有人写“青词”,朝中重臣李春芳便奏说徐渭有才写得好,一定可以使皇上满意。徐渭知道李和胡宗宪有隙,便没有去。后来胡宗宪因受严嵩牵连下狱,徐渭担心和胡有矛盾的徐阶、李春芳等人不会放过他,以致造成精神错乱:“发狂,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锥击肾囊,碎之,皆不死。妻死,辄以嫌弃妇,又击杀其后娶者,论死系狱,愤懑欲自杀。”(《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以后的二十余年,他几乎过着乞丐般的生活,直到在贫困中死去。

从上面几位作家经历中,倒可以看出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颇有一些相同之处。由于材料的缺乏,至今我们难以知道曹雪